

思考机器 探案故事集

【美】杰克·福翠尔 / 著 李炎林 / 编译

中

THINKING MACHINES

凡杜森教授说：“好了！你只需要把事实一点不差地告诉我，不允许添加一点自己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用自己的浅薄观点来干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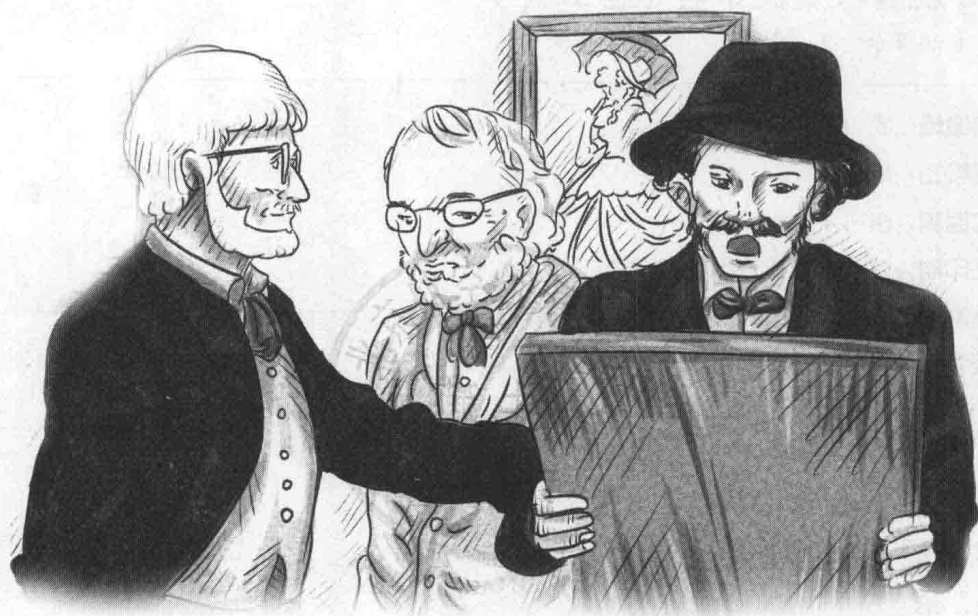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中)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李炎林 编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全3册/(美)福翠尔著;李炎林编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068-4494-9

I. ①思… II. ①福… ②李… III. ①推理小说

—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066号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全三册)

(美)福翠尔 著 李炎林 编译

策划编辑 武 斌

责任编辑 成晓春

特约编辑 李明才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设计制作 北京天元晟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地 址 (010)52257143(总编室)(010)52257140(发行部)

地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494-9

定 价 71.8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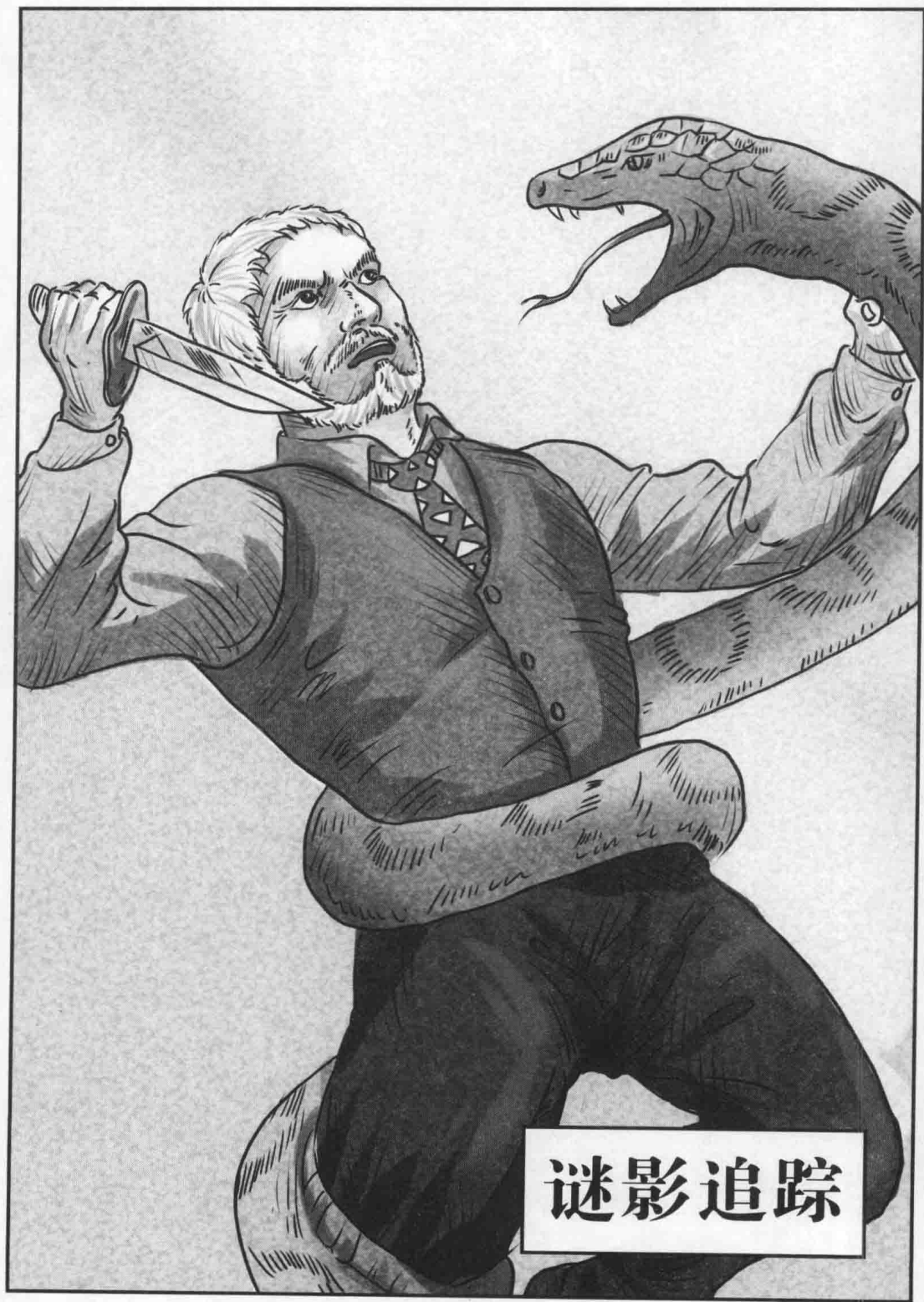
目 录

谜影追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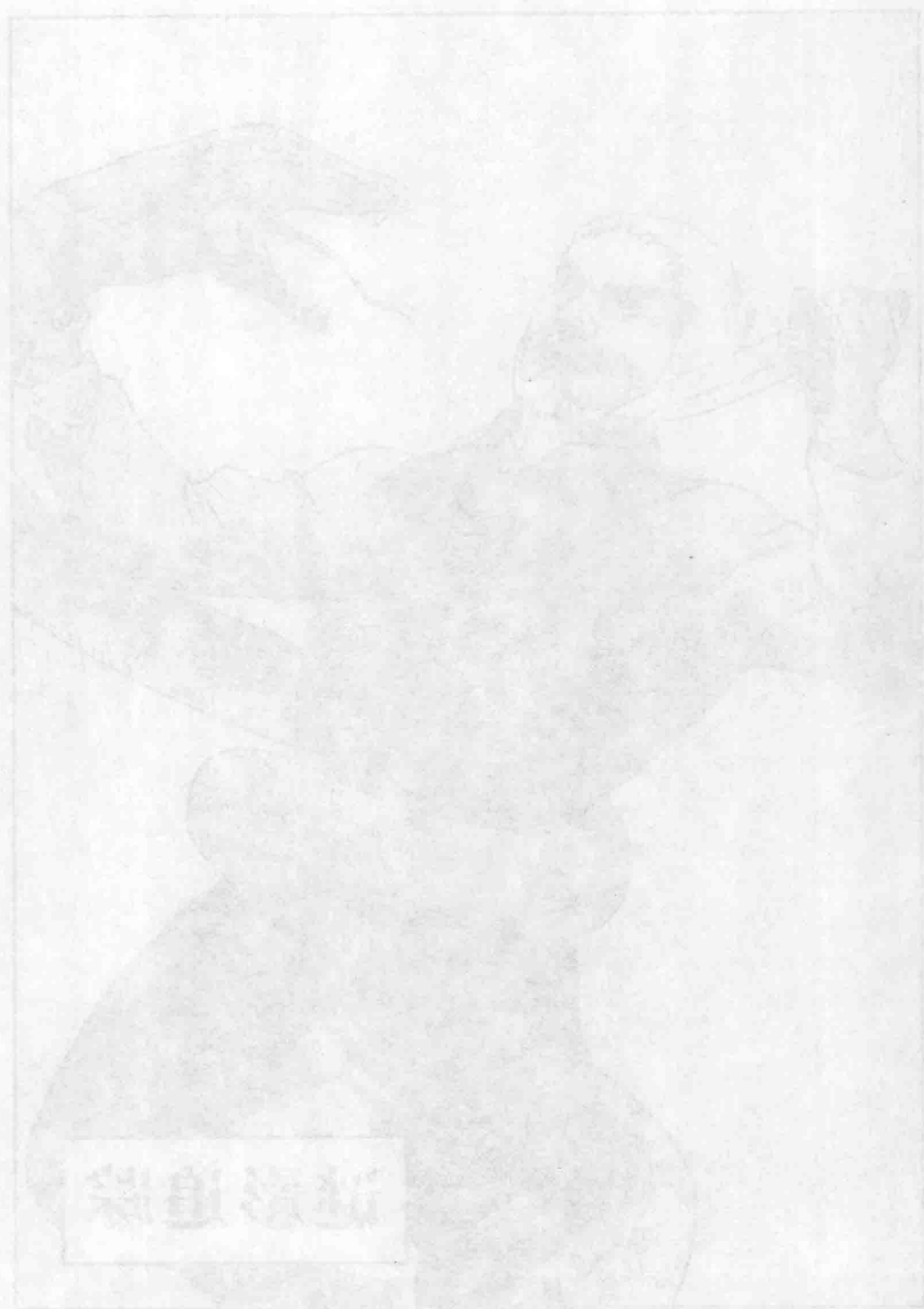
找不到的名画·····	3
盗窃罗斯顿国家银行·····	14
寻找失踪巨款·····	32
侏儒盗窃案·····	44
看不见的死神·····	57
找不到的项链·····	70
消失的新总裁·····	82
三件外套·····	93

神秘事件

幽灵汽车·····	105
废屋奇案·····	117
不详的夺命铜锣·····	130
冒火的鬼·····	150
白衣幽灵·····	171
出租车上的神秘女郎·····	180



谜影追踪



雜魚漢斯



找不到的名画



一幅鲁本斯的名画失踪了，是在有着二十二个仆人把守的私人展览馆中失踪的。尽管曾经到这里来进行临摹的德莱赛先生有最大的嫌疑，但展览馆的主人马修·卡尔却根本不相信范杜森教授的那一套说辞。





(一) 名画凭空消失

马修·卡尔原先是一个贩卖机器轴承润滑剂的商人，在多年经商过程中，他存下了巨额积蓄。此后，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艺术品收藏上，这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他有的是钱，而在欧洲，有的是艺术大师。

但卡尔根本就不懂艺术，以他的眼光，很难去辨别出一幅作品的好坏。对他来说，一幅作品价格的高低才是真正需要去考虑的内容。在他的大理石豪宅中有一个大约为五千平方米的美术馆，他把所有购买来的画作都挂在美术馆的墙上。在这些画作中不乏一些艺术上的精品，但也有不少根本就上不了档次的画作充斥其中。

最让卡尔骄傲的，也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一幅画作，是鲁本斯的作品。他常常对人说这是他花了五万美金才买回来的。

在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藏品之后，卡尔想要重新装修一下美术馆，于是就命人把这里的展品全都取下来放到大厅。大厅的安保十分严密，通往大厅的其他出入口都被堵上了，唯一的进出口只有卡尔自己以及他特别允许的人才可以进入。并且，有二十二个仆人在工人们进行装修的时候负责照看这些画作，还有三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负责监督有没有人想要偷走这些画作中的任意一幅。

因为要重新装修，卡尔和他的家人也都暂时住在酒店。在酒店，他结识了对艺术有着狂热爱好的朱尔·德莱赛先生。德莱赛先生是法国人，他说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个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和鉴赏家。一听此说，卡尔禁不住就开始炫耀起自己的收藏品，他热情地邀请对方到家中去鉴赏一番。

在卡尔家的大厅中，德莱赛先生不时对眼前的画作做出一番评论。遇到真正好的作品，他总是会不忍离去；当看到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作品





时，德莱赛也都会奉上十分中肯的评价。这更让卡尔觉得德莱赛先生对艺术有着执著的追求，更难得的是德莱赛先生做人的品质，并不会因为卡尔收藏有这么多作品而趋炎附势。

德莱赛的脚步在鲁本斯的名作前面停了下来，这是一幅圣母和圣婴的画像，尽管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但其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仍旧让人沉迷。这时德莱赛脸上原本兴奋的神情却略显暗淡。

“这可是鲁本斯的真作，我花了五万美金才买回来的。”卡尔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你看看值不值这个价钱？”

“那远远要比这个价钱更值钱。”德莱赛淡淡的回答说，他并没有表现出卡尔希望得到的热烈回应。

面对德莱赛的回答，卡尔有些失望。“这可是鲁本斯的名作！怎么，你不喜欢？”

德莱赛回答说：“不是。我知道，这是一幅相当珍贵的画作。遗憾的是，就在你买走这幅画作之前的一周，我曾经在罗马见过它，可是我却失去了买下来的机会。”

尽管有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德莱赛依旧没有失去继续看其他作品的兴致。随后，他又在惠斯勒的一幅描绘伦敦泰晤士河风景的画作前停了下来。他脸上再一次露出激动的神情，目光不时在鲁本斯和惠斯勒的画作之间游移，仿佛是在比较这幅有着明亮色彩的现代画与古典画之间的差别。但他却一直都没有讲话。

这让卡尔有些郁闷。他知道，德莱赛心中一定还在想着鲁本斯的那幅油画。“其实，我并不是太喜欢这幅画。虽然他是惠斯勒画的，可是只花了五千美金，你知道，这样一幅画并不是非拥有不可的东西。”

可德莱赛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情绪，他兴奋地说：“我认为这幅画简直就是旷世奇作，这是我见过的现代画中最顶尖的作品了。”他又有些羞





涩地向卡尔请求说，“你知道，我也有一定的绘画功底，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临摹这幅作品，我敢说，我一定能够临摹出一幅相当好的复制品。”

面对这样的赞扬，卡尔自然十分高兴，他满口答应了德莱赛的请求。

卡尔表示可以把画送到德莱赛在酒店的房间让他专心临摹，但对方说在这个大厅就可以，在酒店可能会遇到其他意外而对画作造成损坏。“我想，就在这里，房间够大，光线和空气都很好，也很安静。”德莱赛说。

在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德莱赛突然看到大厅里的画作都是直接摆放在地上的，他对卡尔建议说：“或许，你应该把最值钱的那幅作品——鲁本斯的画作，放在桌子上，并用帆布包裹起来，这样既能避免灰尘又能防止老鼠。”卡尔很高兴地采纳了德莱赛的建议。

卡尔被德莱赛对画作的热情感动了，为了回报这位绅士，他特别叮嘱仆人们，这位绅士接下来的几天要在大厅临摹画作，他可以随便进出他的大厅，并且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谁也不许去打扰他。德莱赛对此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三天之后，卡尔正好路过这里，就回到大厅来看看德莱赛临摹得如何了。当他看到这位先生一直坐在那里认真地画出每一笔色彩时，就不忍心再去打扰他的艺术世界了。

当德莱赛临摹完成之后，他请卡尔来对自己的画作进行评价。在卡尔看来，这简直可以和原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棒极了！”他尖叫着，“一点都不比原作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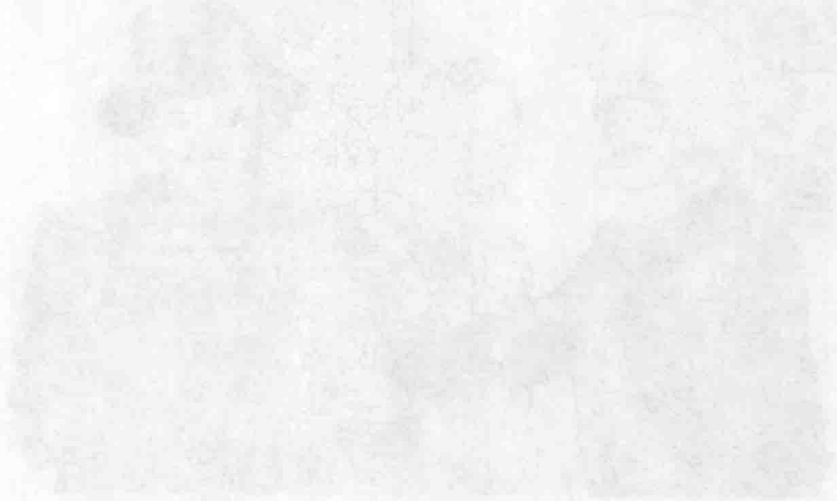
“我敢打赌，你绝对不会花五千美金来买我这幅作品的。”德莱赛先生调侃了一句。随后，他把这幅画作随手卷了起来夹在腋下，就和卡尔一起离开了大厅。

几天之后装修完毕，卡尔准备把所有的画作重新搬回美术馆。德莱赛主动要求过来帮忙，这让卡尔更感觉到他是一个非交不可的朋友。





然而，当德莱赛打开用帆布包裹着的鲁本斯的那幅价值五万美金的画作时，他惊呆了。在那幅画框里面，只有被刀子割断的画布边框，那幅伟大的作品早已不见了踪影。





(二) 真真假假



“那是我花五万美金买回来的，赶紧去给我找！”卡尔对仆人们咆哮道。

然而，仆人们翻遍了大厅中所有的角落，也没有发现鲁本斯的名画。最后不得已，卡尔报案了。接手这件案子的警探正是马洛力。同时，记者哈钦森也听闻了这则消息而赶到了警局。

在警局，哈钦森只听到那个法国人德莱赛先生一直在滔滔地说个不停。他说自己是唯一一个可以随便进入大厅的人，卡尔一定会怀疑是自己盗走了那幅名画。整整五万美金，他说自己绝对没有那么多钱来赔给卡尔。

“你当时是在大厅里临摹画作吗？”哈钦森问。

“是的，就是挂在壁炉架上的那幅。”德莱赛回答说。

哈钦森转头望过去，发现那真是一幅上好的作品，如果德莱赛先生没有标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幅临摹的赝品。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显示德莱赛先生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除此之外，他也找不到其他值得怀疑的理由。





哈钦森来到实验室把所有的情况都报告给了思考机器范杜森教授。但范杜森给出来的唯一回答是，也许他们需要亲自到卡尔家的大厅去调查一下。

范杜森对卡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没想到卡尔的态度十分冷淡。他说：“我想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里都已经来过好几个警探了。”

但范杜森并没有就此放弃，他问卡尔：“我们可以到画作被盗走的房间看一看吗？”

卡尔盯着范杜森看了一眼，在确定他并没有恶意后，才点头表示同意。

范杜森站在大厅里，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大厅的窗户很高，有五六扇门通往走廊、花圃以及其他房间，但真正可以进入到外面的通道却只有一个。范杜森又拿起被盗走的鲁本斯画作的画框仔细看了一会儿，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调查出来的任何结果。

“你认识德莱赛先生多久了？是如何认识的？”范杜森问。

“大概有一个月时间了。你为什么这样问？”卡尔似乎猜测到了什么，他接着说：“德莱赛先生是一位在艺术和人品上都有着很高追求的绅士，我怎么认识他是我的私事，这和我的画被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倒不这么认为。”范杜森回了一句。

正当这时，马洛力突然从外面进来了。在看到范杜森教授和哈钦森记者两人也在场的时候，他突然把自己手中拿着的东西藏到了身后。马洛力笑着说：“啊，教授，咱们是老相识了，不过这一次你可落在了我后面。”

“警探，你的这位朋友想要把德莱赛先生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说这句话的时候，卡尔的口气就像是在控诉。“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德莱赛是我的朋友，他有权利临摹我房间里的任何一幅画作。”

范杜森根本就没有理会卡尔的傲慢态度，他把手伸向马洛力，问：“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马洛力无奈地把手中的东西递给了卡尔，说：“我想这就是你丢掉的那





幅画作，我是在一个叫詹宁斯的仆人的床底下找到的，不过他不肯承认，他说他是被人陷害的。我想我们警察局有办法撬开他的嘴。”

卡尔又惊又喜，他急忙打开画布，发现那果真是鲁本斯的那幅画作后，这才兴奋地对马洛力说：“警探，这可是足足花了我5万美金才买回来的作品。你一定会得到我的奖赏的。”

范杜森教授趁机斜着身子看了一眼这幅画作的右上角，随后他说：“我想这件事情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恭喜你马洛力，这么快就完美地破了这个案子。”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哈钦森显得有些的不悦，他不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让马洛力占了风头。“马洛力有时候也挺聪明的，这么快就能找到画。”他这句话很明显是违心的。

“我不这么认为。”范杜森教授说，“他要找的东西其实早就放在那里了，就等着他去拿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詹宁斯偷的？”哈钦森惊讶地问，“那是谁干的，谁又会把一张价值5万美金的画随意丢弃在仆人的床底下？”

范杜森讽刺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定是德莱赛干的好事。哈钦森，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脑袋在想些什么。这种小把戏能骗得了马洛力，这我能理解，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

哈钦森对这份指责只能报以微笑，他知道，范杜森一定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回到实验室之后，范杜森对哈钦森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帮助卡尔找回原作，你知道，现在的结果他已经很满意了。而且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哈钦森脑袋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惊叫道：“我知道了，马洛力找到的画作一定是一幅复制品。”

范杜森肯定地接着话茬说：“真正的原作，一定还在德莱赛手中。虽





然我对美术品一无所知，但只要用简单的逻辑推理，一样可以帮助我找到答案。当原画从画框上被切下时，从还留在画框上的帆布可以看得出来，刀子在画布的右上角稍微斜了一下。马洛力找到的画布与画框上残留的帆布并不完全相配。由此，最后的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德莱赛是如何拿到原作的呢？”哈钦森问。

范杜森解释说：“方法有很多种。也许他有同党，也许他只是把画布卷起来就光明正大地拿出去了。我可以推断出德莱赛一定是聪明人，绝对不会用我们可以简简单单就猜到的方法来做这件事。”

范杜森又说，“有一些细节我也注意到了。德莱赛要求临摹的惠斯勒的那幅画，和他偷走的鲁本斯的画作大小尺寸一样。当他在大厅里临摹的时候，通常就只有他一个人，因此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因为卡尔绝对是一个艺术白痴，只要稍微有点艺术修养，就能轻松地骗过他。所以，卡尔才会对德莱赛说的话和做的事保持了绝对信任。当没有人在大厅监看的时候，德莱赛就会把用帆布包裹好的鲁本斯的画作打开，用刀子从画框上割下来，随后又临摹一份。当有人走过来时，他完全可以假装是在临摹惠斯勒的风景画。我想，他一开始本就打算用复制品来做诱饵，从而可以骗得真正的艺术精品。刚才你也看到了，卡尔简直和马洛力一样是个大笨蛋，他根本就分辨不出真品和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对于德莱赛来说，唯一的风险就是被真正的鉴赏家识破。可是在那个没有人可以随意出入的环境中，这个危险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他才会把复制品藏在仆人的床底下，大胆地让警察找到，从而做到声东击西。这样，他盗窃的那幅真品也就安全了。我唯一还不清楚的是，他究竟是怎么把复制品藏到仆人床底下的，不过这还是存在很多种可行方案的。”

说了这么多，范杜森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十指相触，说：“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把原作拿回来。我相信，它一定还在德莱赛的房间里，所以我们谁也不用担心那幅画作会丢失。而且，如果他





现在就逃走，一定会引起警方注意的，他是不会傻到这样去做的。”

然而进过德莱赛房间的哈钦森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在那里曾见过鲁本斯的那幅画。那里除了有一幅德莱赛自己临摹的惟妙惟肖的惠斯勒的作品外，再找不到其他画作了。

“他是如何把原作带走的？”哈钦森问。

“当然是同卡尔一起离开时就那么随随便便夹在自己的腋下带走的。”范杜森说这句话的时候仿佛他当时就在现场看着一样。

哈钦森表示不理解，范杜森也不打算解释。过了一会儿，范杜森突然起身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抓起衣帽叫哈钦森和自己一起出门去。

在听到门铃后，德莱赛把哈钦森和范杜森两个人请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先是一阵不着边际的寒暄，趁此时，范杜森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但还没有等德莱赛开门，范杜森教授就对哈钦森说：“开门！这一定是马洛力侦探到了。”

德莱赛略微有点吃惊，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当马洛力带着疑惑的神情走进来时，范杜森教授直接把他叫到了自己身边。“马洛力，你看这幅临摹的作品，这是一幅惠斯勒的风景画，我想你在卡尔的收藏室中见过原作吧？是不是画得很好？”

马洛力还没有来得及点头夸赞，哈钦森就注意到德莱赛的脸色大变。但他很快就又把自己的表情恢复到了正常。

范杜森继续说：“这幅画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忠实于原作，而且是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材料完成的。你也许不知道，马洛力探员，如果把油灰和胶水混合一下，就能制造出一种十分特别的糨糊，把它涂抹在油画上就可以很轻松地把原来的画作遮住，并且还能在上面画上其他的作品。”

说到这里的时候，范杜森教授停顿了一下，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屋子中其他三个人的表情，眼神中仿佛有更多的话要说。“这幅临摹的惠斯勒的水彩画，就是在我刚才所说的特殊画布上完成的。当然，糨糊会把原画完





全遮住，但只要用一些水就能够很轻松地洗掉，并且丝毫不会对原画造成影响。”

最后，范杜森转向德莱赛，说：“我想，这幅复制品就是用糨糊涂抹在鲁本斯的画作上完成的吧。当你把复制品切割下来的时候，鲁本斯的画作也就跟着你和卡尔一起被带出了大厅。”

德莱赛显得很沮丧，在被马洛力带到警局之前，他再也没有说一个字。

回家后，哈钦森仍然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他打电话给范杜森：“你是怎么知道德莱赛是用这种方法作画的呢？”

范杜森教授回答说：“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鲁本斯的原作在被带走的时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同时还能完善地保存好原作，这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常识。”尽管哈钦森仍然想不明白范杜森是如何知晓这个方法的，但他再一次听到了思考机器最常说的话，“用一点逻辑推理就能找到答案，你要知道，二加二总是会等于四的。”

